

五色秋枫

史发臣 晓明开富 奎福张江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1 岁月留痕
- 2 天地大课堂
- 7 要生存，必得多吃苦
- 10 少年初旅
- 15 错失良机
- 18 身份的限制
- 21 简约的婚礼
- 26 针线包
- 29 手头吃紧的滋味
- 33 嘴壮莫如心静
- 37 回味简朴
- 40 读书守常
- 44 追寻少年梦
- 48 遗失的笔记本
- 52 从下厨做起

-
- 55 真情永驻
- 56 辛勤育果香
- 59 平淡出色彩
- 63 父亲的遗产
- 67 一张抚恤证
- 70 同名堂叔
- 75 心目中的外祖父母
- 79 怀念大舅
- 84 小姨的心愿
- 88 挑战命运
- 92 眼界有多宽，路就有多远
- 95 妻德如泉
- 99 老弟持家有道
- 103 他乡遇知己
- 106 老友相逢
- 109 班长的情怀
- 113 为了这份情
- 116 彰显魅力的契机
- 120 情谊无价
- 124 一张照片三十年
- 126 晚晴如虹
- 134 相约抚顺城
-
- 138 星光闪耀
- 139 我所认识的几位编辑
- 145 良师益友
- 149 引我走上文学路

- 153 久慕王圣书
157 品读《傲霜菊》
160 遐思《山高水长》
163 由读诗而品人
167 幸会二辉
170 令人敬佩的女人
174 远方的微笑
177 一位出色的同学
180 矫健之鹰
184 德满其人
188 白手起家
192 怀揣路费去创业
195 渐进施教
199 面对癌症
- 202 晚风习习**
203 师从高丰清
207 一起露露亮
210 夕阳时间表
213 家有微机
216 劣势变优势
219 劳动加法万象新
222 人生就是劳动的过程
222 今又采山菜
229 女儿乔迁的日子
235 一把雨伞
235 增加养老金
238 免费体检

-
- 242 舞曲悠扬
245 准备那一天
- 248 心雨绵绵**
249 深深的足迹
252 为了谁
255 虚心找平衡
258 “度”的把握
261 贪心的思索
263 垫块石头跳墙
266 自投炼钢炉
269 磨剑莫磨锥
272 自媒体与撰稿人
275 人生如树
277 热情养护生命
279 钻过那道栅栏
281 培育心灵的花园
284 诗心，在红尘之外
286 晚风絮语
288 爱恋深山沟
291 暮雪情思

岁月留痕

细雨浸透泥土，似乎不声不响，却点点滴滴滋润着禾苗，繁茂着花草，壮怀着林木；微风拂过心田，似乎了无痕迹，却被岁月之笔真真切切地记录在额头上、草写在步履中、誊清在日记里……

冬去春来，时光带领我们成长，把幼小的婴儿变为一名风华少年；夏雨秋风，花鸟引领着激情在欢呼、跳跃与歌唱，将心野变成田园，使耕耘走向收获。

岁月带来的很多很多，却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年华，留下了无尽的思索与无奈。我会把她珍藏在心底，会将沧桑写进肺腑，又会用气血挥洒出一幅中秋夕照的图画。

天地大课堂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却一直没能理解其精神实质。可是，当我从乡间步入军营又迈进城市的时候，当我走近晚年以清点人生得失的眼下，自己才发现少年时期那段乡村生活，对于本人的成长尤为重要。这里不仅留下我深深的足迹，洒下我辛勤的汗水，亦磨炼我少年的意志，更描绘出我人生清静而透明的底色。

十六岁那年初春，我的学途似乎走到尽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将我的学业撕得粉碎。仅仅入学半年的初中生被迫返回原来的小学，与其说是复课闹革命，不如说是放任自流地闲逛，既不正经上课，又没有课本和作业，整个学校涣散成一片散沙。于是，我不得不回到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以此接受大自然的考验。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学生，从事田间劳动似乎并不陌生。从自家园田的施肥到校园里的除草，从支农的集体劳作到春秋两季的农忙长假，以及寒暑期间的农事活动，一年绝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广阔天地里辛勤劳作，自觉与不自觉地实践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方针。

目前，却截然不同了，半耕半读的学生身份旋即终结；转眼之间，竟变成一个纯粹的农夫。心里虽有不甘，却也毫无它法，只能听天由命。整日里与土喽喀打交道，今天改土上山，

明日挑粪下田，就像新上套的牯牛子一样，风里来雪里钻，从事繁忙的备耕准备，以迎接时令与风雨的检验。

走进劳动大学，首要的功课就是出力流汗。一年中，最消耗体力的劳作当属刨茬子，也是一项极富耐力的挑战。值此，父亲早已将新镐头给我安好，好像一点也不怀疑我的体力，更没有任何语言鼓励。因为两年前的早春，二哥也是十六岁便走进刨茬子的队伍，而我的体格比他壮实，参加田间劳动比他早。那时，二哥从城里回到乡下才两年，确实没出过大力。我也怕他的体力不支，曾多次于下学的傍晚，去看望其汗流满面的样子，不知轮到自己头上该能怎样。

眼下，我也学着二哥的办法，紧跟在打头的屁股后头，随着他的快慢节奏，尽量不被落下。这样，不但可以在前头掌控主动，还能凭借磨垄的时机歇息一会儿。诀窍不难找，实力见分晓。毕竟自己身单力薄，仅刨过七八个来回，无名指竟磨出两个大水泡，有点钻心地疼；加上手心出汗，镐把就像要脱手的抛物，一个劲地直打滑。这些并不打紧，问题是太阳刚刚爬上东山不太高，肚子似乎就空了，又坚持一阵子，胃肠竟公然打起架来。在那个稀饭加咸菜条的早春，营养储备本身不足，况且年轻人消化快，一时令我腰酸腿软，眼睛直冒金星，仿佛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设身处地一想，让我更加钦佩二哥。他的身体比我单细，胃口比我差得多，抡起镐头竟然坚持始终；而我怎么会熊到这个地步，一旦败下阵来，岂不会被人家笑掉大牙吗？强烈的自尊心刺激着我咬紧牙关，紧追不舍地坚持着。实际上，哪里仅有我一人招架不住，很多人都在喘粗气。六七十人的长龙足有一里路那么远，至此速度已明显减缓。整整一上午，六个多小时的艰辛劳作，终于咧咧巴巴地熬过来了。看起来，人生漫漫路，何以轻松行。

下午，刚一伸手，打头的老黄便撒起欢来，后头的几个小青年也跟着起哄，镐头不停地上下飞舞，几乎就像在田垄里赛跑一样。我顾不得春寒料峭，急忙脱掉棉袄，只穿着一件单衣，拼命地追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任凭你们怎么瞎诈唬，只要跟住老黄肯定落不下，结果抽风似的第一个回合，仅半个多小时就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有意在挑战我等新手的体力与耐力，试探这几个小兔崽子能否经得起急风暴雨的考验。这时，天气也有意在戏弄人。刚才斜阳高照，瞬间竟雪花纷飞，使原本粘脚的垄沟更加泥泞，两只棉鞋竟缀成两个大泥驼子。头发上的汗水伴着雪水掩面而下，从头至脚就像水洗的一样，而手中的镐头依然刮风似的舞动着。夕阳西下，经过片刻的歇息，又经受一阵西北风，浑身像挂着一层冰似的透心凉，我不得不穿上棉袄继续操作，一直干到天黑，才疲惫地赶回家。这样，从破晓到日落长达十一二个半小时的艰辛劳作，不要说一个身材矮小的十六岁少年，即使那些四五十岁的老庄稼汉，也只能甘拜下风地在后头郎当着。他们要的是老黄牛的常劲儿，而不是小毛驴似的一猛之力，或许这就是二者之间的最大区别。

尤其是在锄草或者开高粱苗的劳作中，必须一招一试地向老把式学习，一点一滴地得到他们的点评及认可，你才有资格跟人家对话。他才会耐心地告诉你，如何心莫急，手不慌，一准分两样，逐步积累新经验。这种弓腿猫腰的劳作方式，不要说腰酸背痛腿抽筋，晚上似乎要拽着猫尾巴上炕，与课堂上念书写字相比，正所谓从小学生到庄稼汉的蜕变，如同将一个热血青年锻造成一名英姿飒爽的军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过程。不然的话，则会一事无成。不但没人正眼瞧你，还会冷言冷语地俏皮你，说你是“二八月庄稼人”。

当年署夏，我们一帮小青年在苞米地里拔草，青纱帐里一

丝风也没有，人们脱掉衣裤，仅穿条裤衩仍大汗淋漓。也许受潮或者暑热太重，一连几天，我就觉得屁股里涨乎乎地难受，竟在肛门右侧鼓出玻璃球那么大的一个脓包，坐着不是，趴着不行，躺着亦不可。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更不晓得是一种病症，还以为这闷头鼓得实在不是地方。我只能四条腿在垄沟里爬行，照样一边拔草，一边擦汗，脸上涂抹得像个花脸猴子。直至第四天早上，脓血一并挤出，才让我如见天日。凭着这股意志力，我从没误过一天工，也没少拔一垄草，如同旧时的小半拉子，度过了艰难的时日，走过少年时期的一道道沟坎。

说到底，各行各业必以一个“勤”字先，而庄稼汉尤为突出。一年四季，从春种到秋收，从黎明即起到夜幕掌灯，自必事事心里有数，时时眼中有活儿。与“业精于勤”的农艺师一样，日夜劳作在果园里，才能练就一名比较实诚的庄稼人，才会提高集体劳动的综合能力。

一九六八年末，大批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纷纷奔赴农村接受再教育。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几个返乡青年，多多做好接待工作，使其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因为都是同龄人，似乎没有代沟，又便于思想交流或心灵沟通。接触没几天，我便看出差距。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但不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连独立生活的能力亦然不足，常常七八点钟还懒在炕上。与之相比，自觉少了许多天真，多了几分成熟。在随后的劳动中，有点像老兵带新卒一样，经常言传身教，示范着怎样顶风扬高粱，咋样用大镐刨粪，以及如何识别稻苗与稗草的诀窍。由此让我深刻地感到：自己身处乡村居然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最起码较早地锻炼了体魄，以至较快地提高了劳动技能。

一九七〇年春，经过全公社一个月的整团工作，我被选举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次年初，又经过生产队领导班子的改选，

我由民兵排长被推选为 主管生产的副队长，带领社员群众战天斗地学大寨；不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被列为培养对象出任党支部副书记，成为一名最年轻的大队干部，整日里与建国初期的一些老干部为伍。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使我开阔了心胸和视野，尤感广阔农村确实可以大有作为。这里有如一处育人的大课堂，又像一个锻炼人的大舞台。

在这所大学里，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学习，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另一方面还要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自觉地在心灵、情感、语言及其他方面与之息息相通。记得一天中午，我去一户老农家里吃派饭。刚一迈进门槛，心头不由得一惊：只见锅台及锅盖上布满了一摊摊鸡屎，而锅里煮有苞米碴稀饭，炕上地下连堆摆着小孩和鸡鸭的粪便，简直没有地方下脚。由于男女劳力都忙于夏锄，家里仅有七岁以下的三个小孩与鸡鸭鹅混居一室。令主人有些不好意思，急忙收拾一点现成饭菜。我自然理解主人的苦衷，假意啥也没看见，便稳稳地坐在炕头，如同走进自己的家里吃得很实惠。这样人家觉得你不嫌弃土炕的寒酸与埋汰，心里自然没有隔膜。你便在群众中树有一定威信，就像今时组织大学生到村镇任职一样，必须拥有这种锻炼过程，才能从青皮逐渐走向成熟。

人生一瞬，心灵起舞。回顾自己六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从迈出校门的那一天起，在那广阔的天地里，经过五六年的体验、磨练、感悟与提升，让我收获了坚韧与自信，积攒了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尽管时过境迁，早年掳获的那些生活营养，依然在我的血管里静静流淌。

要生存，必得多吃苦

忆起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老祖母。

那时，我与爷爷、奶奶及叔伯哥生活在乡下。堂哥长我五岁，天天上学。我则成为奶奶的小帮手，每天扫地扫院、赶猪上圈，刷锅刷碗，烧火做饭。有几次，邻居来家串门，奶奶特意将来人叫到厨房，看一看我收拾的锅碗瓢盆，夸奖这边的灶台、锅盖擦得干干净净，那里的碗架、柴火堆打扫得利利索索。每当听到这些赞扬声，我的心里感觉美滋滋的，随后干得更加起劲了。

即使登山爬岭搞副业，奶奶也会领着我剪薄荷穗、撸老茺子、采益母蒿籽，更不要说弄猪食菜、剪草穗、打柴草这些简便易行的事情，竟然把我当成勤务兵来使唤。可是，每次看到邻居家的孩子不是在家玩，就是东门走西门进，很少在野地里干活；我悻悻然有些不情愿，时有撅嘴嚷腮的情形，以至眼里噙着泪水，怨恨自己的命运太苦，为啥母亲死得这么早，因何生在这么贫穷的家庭。

那年仲夏的一大早，奶奶让我去房后的庄稼地里剜一筐苣荬菜喂猪。迎着蒙蒙的晨雾，我困倦的迷迷糊糊，挎着一只大筐晃晃悠悠钻进高粱地，周围一片空荡荡的样子，只有晨风和着庄稼发出沙沙的响声。我沮丧地躺在垄沟里，仰望着旭日冉冉升起，心里的滋味怪怪的，于是简简单单地糊弄大半筐苣荬

菜，企图蒙混过关。奶奶老远看见我一身慵懒的样子，默不作声地走进我身边，很认真地说：“你没看见猪食缸里早就空了吗？这么半天，你就弄回这么一弹头子，都不够那几个大嘴巴垫牙缝的。再者说，你现在不学勤快点，懒到什么时候是头？你要记住，要想过得好，必须得起三百六十个早。”听着这似懂非懂的训斥，我没敢进屋吃早饭，立即返回去，赶紧抓挠一个满筐，奶奶方才露出一丝笑容。后来，我摸索出一条规律：凡是惹奶奶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能顶嘴，干脆采一筐猪食菜，或者捡一挑土袋子回来（烧炕），只要自己找活儿干，奶奶一脸的阴云定然速速散去。这也是奶奶惯用的一套手法，意在何处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

时逢“大跃进”的年代，家家都没有闲人，七八岁的半大小子自然闲不着。于是，我开始了两年的放猪生涯。从春草发芽开始，我便早早赶着自家饲养的三头毛猪，来到荒郊野外的河边、洼地或草丛里吃草。一个初秋的午后，我和同伴们刚把群猪赶进河边，骤雨竟不期而至，大家将猪群围拢在一个浅水塘里。而我身边的一头大猪趁人不备，钻进青草棵子里。我随身紧追不舍，使裸露的肚皮、面部、胳膊腿，被一人多高的拉藤子拉得密密麻麻的一道道血口子，眼睛肿得仅有两条细缝，钻心地疼痛且不说，浑身早已被急雨浇个响透，浑身直大哆嗦。当晚，我便病倒了，身体发高烧，口渴得难忍。奶奶一面给我熬婆婆丁水降温，一面试探着让我吃点东西。二婶看见我的这副样子，心有不忍地说：“这要是孩子的妈妈活着，不知道该咋心疼呢！”也许是人有病患，自然就想亲人。此时此刻，我委屈得落下泪来，祖母也把脸扭过一旁，半句话也没说。第二天下午，身上的高烧退了，肿眼皮也消了，我依然斜躺在炕梢不肯起来，一想到往日的艰辛与无聊，心里就打怵、一度苦脑得不

行，渴望着能天天自由玩耍。于是，我拽着二婶的手，央求她跟奶奶讲讲情：“放猪太没意思了，别再让我当猪尾巴了。”说着说着，眼泪伴着委屈簌簌地掉下几滴。

这时，奶奶走进来，毫不客气地把我从炕上拽起来，面带愠色地说：“快把眼泪擦掉，你看看自己，哪有一点男子汉的样子！你连这么一点苦都吃不了，往后还怎么活着……你爸和我谁不是这么过来的！”

接着，祖母抚摸着我的头，平和地道出：“你亲妈死得早，你爸爸又在城里工作，我不‘直溜’你，谁能管得了你！人活一辈子，穷不可怕，怕的是太懒。要生活，就得多吃苦；到哪儿，都要靠双手吃饭。”

渐渐的，我懂得奶奶的用意，晓得祖母才最有资格讲这番话的。那时，爷爷在供销社打更，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全靠她一手打理。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奶奶用那柔弱的肩膀挑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她那沟壑纵横般的皱纹记载着岁月的艰辛，透视出中国传统女性的勤劳、坚韧、与容忍的品质。

“要生活，就得多吃苦。”祖母虽然不是我的亲奶奶，又没有什么文化，但她的言论给我心灵的启迪与震撼，与后来读过的名言警句一样，一直激励着我不懈努力，并警醒地印证着我生命流程中所提纯的精华。

少年初旅

一九六六年中秋。我所在的东辽六中选派五十多名进京代表，他们戴着大红花行进在夹道欢送的锣鼓声中，令我好生羡慕，恨不能肋生双翅一同前往。只因全国其他省市的大中院校本年度没有招生，我县所招收的新生不在统一考虑之内，所以没有赶上这档子好事。

刚过一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文革”大串联开始了。除去“有说道”的个别人之外，所有师生都可以自行组团，持有学校的介绍信即可出行。一个十四五岁的青皮少年竟有机会进京逛逛，而且乘车一概不花钱，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虽说家庭困难，父亲还是凑足十四元钱，加上奶奶出手五元；我便跟着三年级的同学组成十七人的团队，背着行李上路了。

刚进辽源火车站，就听说：从四平方向走，肯定上不去火车。于是，大家简短一商量，不如曲线梅河口。结果刚一出梅河站台，四面八方的人流一齐涌向室外售票口，几乎人踩着人的肩膀往前挤，耗用两个多小时，领队才把去沈阳的火车票拿到手。大家无心四处逛街，也无意购买从未见过的一尺多长的大麻花，一直呆呆地坐在广场上等到天黑，才涌上一趟吉林市通往沈北的红卫兵专列。虽说只能拥立在车厢的结合部，依然让我陶醉于初次乘坐火车的快意之中。

天刚蒙蒙亮，我们在沈阳北站下车，站台上的人潮洪流般

的拥挤碰撞，而一辆辆挤满红卫兵的专列有如铁桶般的都不开车门，看起来在这里已无法中转，只能走出检票口另想办法。好在站前设立许多红卫兵接待站，甚至比今时的饭店还要多。排队大约一个多小时，我们被派往沈阳第二监狱红卫兵招待处暂住下来。这栋中间走廊的红砖瓦房原来好像是一处招待所，临时改为地铺，每间寝室足有十来个铺位；每餐以饭票排队购买，一菜一饭很便宜，比在校的伙食好得多。负责接待的三位领导，分别为我们召开两次会议，要求大家：一是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千万不要乱来；二是既然住下来，就要耐心等待进京的火车票。此处住宿的红卫兵人数不多，仅过了四五天，竟有十三张进京的火车票分给我团。于是，全员开会，研究谁走谁留的相关事宜。最后商定：由队长谢维昌率队先行，其余四人由副队长郑德凤负责断后。

等待考验着耐性，也检验着每个人的心里素质。夜深人静之时，我似曾有些后悔：实不该发扬风格地乱表态，弄不好北京去不成了，很有可能到此为止。寂寞、无聊与沮丧煎熬着我，模模糊糊的意念驱使着我，跟随大家一起前往沈阳农学院和东北工学院，一天接一天地看大字报，从其宿舍至教学楼直到大小会议室，铺天盖地的白纸黑字根本读不过来，只能草草作罢。与其闲来无事，不如溜溜弯儿，前往东陵或故宫门前转一转，我曾几欲进中浏览，却被见不到头尾的排队买票拒之门外。又熬过六七天的一个午后，终于等来姗姗来迟的四张进京的火车票，我们与各路红卫兵小将拥挤在解放牌的大卡车上，被七拐八绕地送往郊外的铁路沿线。远远望见一列票车停在无边的荒原之间，好像有意在等待我们似的。近前一看，车门洞开，而上车的人却很少。这时，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没有站台的窘境，那齐胸的车梯登上去实属不易，可一进车门却只能挤到厕所旁

的间道，前面皆是黑压压的人墙，连行李架上都躺着许多人，如同逃荒的难民拥挤在一处，左右一点都动弹不得。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北站的车门不开，为什么只能分期分批而行，又为什么将红卫兵的专列停靠郊野。这种大串联恐怕给铁路带来极大的压力，以至货运和客运皆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次日八点多钟，列车刚进天津站就被红卫兵拦截，开始误点三个多小时，陆陆续续地停车，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时，已经下午三点半左右。我背着行李，随着人流的涌动，好不容易才钻进地道口挤出站台。整个站前广场几乎清一色的红卫兵队伍，如同大战之前的军团调动一样，随着扩音器的号令，人们自觉列队顺路前行，人潮像大海般的见不到边际。这时，天公似乎也跟着打搅混，黄土飞扬掩人口鼻，我只能半睁半闭着眼睛，身不由己地随着人流前行。大约走出一个多小时，我们被截流进菜市口附近的七十六中学。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大军排列在若大的操场上，我们被安排在西侧的教室里住宿。四楼的所有课堂早已不见了桌椅，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稻草垫子与各色行李卷，过道之间仅供单人行走，每室足有三四十人之多，而且室内一概供暖。没穿棉衣或无棉被的师生由公家提供，最为重要的是每人获取一枚北京纪念章。此间，首都的接待标准每人每天四角钱，所有食宿费全免，个人不花一分钱，凭票每餐领取鹅蛋大的两个白面馒头和一中碗白菜粉丝汤，虽然吃不饱却也没饿扁，如若添补则自费另行解决。用惯学校大食堂的伙食，我依然感觉蛮知足的。这里毕竟天天吃细粮，还能品味着银丝般的小粉条，如若不出门的话，绝对见不到这等稀罕物。让我大开眼界的还有自来水和室内冲洗厕所，不可思议的是看到了黑白电视机，就像小电影一样活灵活现。

或许是人小不懂事，可能是初次看到外面的世界，心中既